

論語注疏

冊三

卷之三

三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四

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三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有道當食也邦無道穀恥也

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包曰四者行之憲問恥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恥辱及仁德也

也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者穀祿也孔子答言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

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者克好勝人伐

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原憲復問曰若此四者不行焉可以為仁

人矣乎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者孔子答言不行四者可以為難未

足以為仁也○注馬曰至欲也○正義曰云克好勝人者克訓勝也左傳僖公

好勝則多怨又焉能克杜預曰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是克為

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

為士矣士當志道不求安士當志於道不求安居而懷安其居則非士也子

論語注疏卷十四 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道可以危厲也邦無道危行言孫俗順言以遠害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正義曰此章教人言行之法也危  
厲也孫順也言邦有道可以厲言行邦無道則厲其行不隨汗俗順言辭以避  
當時之害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中德不可必以億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者

不必有仁疏子曰至有仁○正義曰此章言有德有仁者之行也子曰有德者  
必有言者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

辯佞口給不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者見危授命殺身以成仁南宮适○孔曰适  
是必有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者若暴虎馮河之勇不必有仁也南宮适南宮敬

叔魯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

為夏后少俱不得其死然孔曰此二子者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禹盡  
康所殺少俱不得其死然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禹盡

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

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

尚德哉若人有孔曰賤不義而貴疏南宮适至若人○正義曰此章賤不義而貴

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羿有窮國之君

以其善射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稷寒浞之子多力盪推也能陸地推

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

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此名奔周之始祖播種百穀皆以身親稼

穡故曰禹稷躬稼也禹受舜禪稷及后世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  
夫子不荅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  
也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也其賤稷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  
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尚德哉若人也其賤稷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  
曰此即南宮适也字子容鄭注檀弓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注

有配之猶言有周夏也窮國之君曰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注尚書云  
 羿諸侯之名杜預注左傳云羿也窮國之君曰羿與孔不同也說文云羿帝馨射官也  
 賈逵云羿使羿射九日而先王之射官故天帝馨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  
 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射日為解羽歸藏子亦堯時  
 亦十日則說文善射之號也非復人之言雖不信如彼言則不信要知此羿名為何也  
 纂夏相之位者襄四年左傳曰昔夏之人立其弟仲康遷於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杜注云禹孫康淫放失國夏人殺之仲康遷於窮石因夏  
 卒子相伯明遂相號曰窮明也伯明後寒羿之臣夷羿殺之信而使之為己相  
 曰寒伯明遂相號曰窮明也伯明後寒羿之臣夷羿殺之信而使之為己相  
 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隱以取其國家內外咸  
 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隱以取其國家內外咸  
 轉字異故陸推舟而行多為夏地少康所殺者元稹是也澆即稟也聲  
 知多力能伐鄴滅夏后之緡方逃自竄歸有元稹是也澆即稟也聲  
 殺其心澆能戒之澆夏后之緡方逃自竄歸有元稹是也澆即稟也聲  
 正其澆能戒之澆夏后之緡方逃自竄歸有元稹是也澆即稟也聲  
 以二姚而澆諸季有田誘成遂滅過戈復禹之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如彼傳  
 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有田誘成遂滅過戈復禹之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如彼傳  
 文當是及逐澆殺相乃自室而為天澆相依大灌鄴未減蓋與羿並  
 稱王也及逐澆殺相乃自室而為天澆相依大灌鄴未減蓋與羿並  
 始生少康尙有百載乃滅有窮已堪體方始滅相後相蓋與羿並  
 少康紹國尙有百載乃滅有窮已堪體方始滅相後相蓋與羿並  
 不言羿澆之事馬遷之疎也○注馬曰至答也○正義曰云馬盡力於溝洫  
 者泰伯篇文云稷播百穀者舜典文也又益稷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禪遷  
 有無化稷后十五世至文王曰受命武王誅討是及後世也皆王者禹受禪是  
 及身也稷后十五世至文王曰受命武王誅討是及後世也皆王者禹受禪是



也云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者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子曰君子而不仁者

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雖曰君疏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仁道難備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而有時不仁也若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子曰言人所忠必欲教誨之疏子曰愛之能

能勿誨乎○正義曰此章論忠愛之心也言人子曰為命禘謀草創之子曰為命禘謀草創之

侯之辭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馬曰詳而審之行人游吉也討治也禘既造謀世叔復治而

以為號更此四賢疏子曰至色之正義曰此章述鄭大夫之善也子曰為命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命之辭則使禘謀適草野以創制之世叔討論

之者世叔即子大夫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禘謀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

而審之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者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亦鄭大夫也世叔

既討論復令公孫揮脩飾之也東里子產潤色之者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

也○注孔曰為號脩飾潤色皆謂增脩使華美也既更此四賢而或故鮮有敗事

事此及下注皆出於此案彼傳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

問又善為辭令裨謀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邑則否野使謀可告而馮簡子產

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是也○注馬曰

至敗事○正義曰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周禮秋官有大人小行人皆大夫也

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問之事則諸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侯之行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

產古之遺愛也子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

也猶詩言所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

謂伊人無怨言以其當理也疏或問至怨言○正義曰此章歷評子產子西管仲

家管仲無怨言以其當理也疏或問至怨言○正義曰此章歷評子產子西管仲

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疏或問至怨言○正義曰此章歷評子產子西管仲

子或人又問鄭大夫子西之曰彼哉彼哉者彼指子西也言如彼人哉如彼

者或人又問鄭大夫子西之曰彼哉彼哉者彼指子西也言如彼人哉如彼

人哉無足稱也問管仲者或人又問齊大夫管夷吾也曰人也奪伯氏駢邑

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者此答言管仲是當理之人也指管仲猶云此

論語注疏卷十四 二一中華書局聚

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疏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

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疏以為滕薛大夫○正義曰此章評

魯大夫孟公綽之才性也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

趙魏貪賢家老無職若公綽為之則優游有餘裕也滕薛乃小國而大夫職煩

則不可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馬曰魯大公綽之不欲馬曰孟卞莊

為也子之勇周曰卞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曰加之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曰義然後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

為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疏問成人者問於夫子行何德行謂之成人子曰若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欲也知如武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子藝如冉求既有人

矣廉者此藝復以禮樂文成之雖未足多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

然者夫子鄉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必能備如此也見利思

義見危授命久要不見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矣者此今之成人行也見財

利思合義然後取之見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矣者此今之成人行也見財

言與人少時有舊約雖年長貴達不忘其言能此三年亦可以為成人也○注

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曰公叔文子衛公明賈對曰以告



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

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曰：美其得道。疏：大夫公孫技之德，行也。子問公叔

子文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問至然乎。正義曰：此章言衛

子有此行，疑而未信，故問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問至然乎。正義曰：此章言衛

過誤也。賈對孔子言以告者，誤云不言不笑，不取耳。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然則後取，不厭其取者，買言文子亦有言笑及取

但中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故人不厭棄其言，可樂而後笑，不苟笑也。故人不厭

惡其笑也。見得思義合宜，然後取之，不貪取也。故人不厭倦其取也。子曰：「其然

豈其然乎？然如此也。」孔子聞賈之言，驚而美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技，文

嫌不能悉然，故曰：「豈可盡能如此者乎？」左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技，文

諡○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公子愛，曰文。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子。技，生朱為公叔氏。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孔曰：防武仲故邑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

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疏：後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

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宣叔娶于鑄生關以出奔邾是也云自邾如防使為以

蔡納請者傳又曰初臧宣叔娶于鑄生關以出奔邾是也云自邾如防使為以

且致大蔡焉曰紆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紆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

其可賈曰防使來告是也非子之過也買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立為

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是也非子之過也買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立為

皆彼傳文使甲後已但慮事淺耳云非敢私請者為其先人請也云荀守

先祀無廢二勳者二勳文仲宣叔云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紆防而奔齊此所

謂要君者據邑請後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天子而使諸

故孔子以為要君後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天子而使諸

訓故書曰天子狩於河陽者亦彼傳文也云是譎而正也齊桓論二霸之事也譎詐

也謂晉文公譎而正也齊桓公朝之義曰此章論二霸之實因蔡而詐

遂伐楚乃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左傳僖二十八年冬會

曰至正也○正義曰云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冬會

疏

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子以爲臣之名義無觀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

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千萬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說恐為

天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温去京師路近因加謂論令王就故自嫌疆大

不可所以受朝爲辭故令假稱人作法侯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為教訓

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聖人作法侯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為教訓

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其地故書之尼書曰天

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地故書之尼書曰天

至譎也○正義曰云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昭王南征不還者案左  
傳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昭王南征不還者案左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  
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主祭不共茅也束而灌之  
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是也杜注云苞茅束而灌之  
以酒爲縮酒尙書包匭菁茅之爲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  
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案禹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  
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菁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  
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共蕭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  
立之祭前沃酒其無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也故齊桓公責楚不  
貢苞茅王祭酒不共無以縮酒杜預用鄭與之說孔安國以菁與茅別云菁  
茅則以菁茅爲一大特令荊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爲異  
未審也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也舊說以三脊之  
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舊說以三脊之  
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舡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子路曰桓公  
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  
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子路曰桓公  
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曰誰如正義曰此章論  
齊大夫管仲皆事子糾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而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者  
召忽管仲皆事子糾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而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者  
子路言管仲未得爲仁乎管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者孔子聞子路言管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言齊桓公九會諸侯

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絕諸夏義安皆管仲之力也足得為仁餘更

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言九合者史記云

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

杏十四年會野十五年又會野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檀二

年會黃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十一會不取北

杏及陽穀為九也注孔曰至死之○正義曰云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莒皆莊八

年左傳文也杜注云政令無常鮑叔牙小白傳小白齊無知其君諸兒是也云

孫無知殺襄公者春秋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其君諸兒是也云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者亦莊八年左傳文云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

子糾者莊九年經文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九年傳文也云殺子糾

召忽死之者案莊九年傳云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

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請受而甘

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使相可也公從之是也子貢曰管仲非

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曰馬

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為不微管仲吾其被髮

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也王曰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

仲之功亦不言疏仁者與者子貢言齊大夫管仲不仁疑而未定故云與桓公

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貢言非仁遂言非仁之事管仲與召忽則死管

公糾子糾則有君臣之義理當授命致死而齊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則死管



仲不能致一死復為桓公之相是無仁心於子糾故子貢非之也子曰管仲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下微弱管仲之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

把天子之政也言時天子微弱管仲之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

民無也臣謂衣衾為夷狄之衾左衽也微管仲之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

君臣不臣中國皆為夷狄故云其被髮左衽之人被髮左衽言無管仲則君不自

也無別妾媵而莫之知也者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創業豈肯若庶人之婦謂庶人

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使人莫知其名也且管仲召忽之於糾君臣之義未

正成故召忽死之未足深嘉管仲不死且管仲召忽之於糾君臣之義未

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足深嘉管仲不死且管仲召忽之於糾君臣之義未

釋言文云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

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彭豸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伯

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把持王

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

子同升諸公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如言行

為公叔至文矣○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拔之行也公叔文子之使與己

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聞其子言衛靈公

行如故稱之曰可以諡為文矣以諡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子言衛靈公

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

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孔子曰言雖無道所任者疏子言至其喪○正義曰此



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者？喪亡也。奚何也？夫子因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乃問之曰：夫如是，奚而不喪者？喪亡也。奚何也？夫子因言衛

者，言君雖無道，有此三人，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喪，子曰：其言之不怍，則

為之也難。馬曰：怍，慚也。內有其實者，為之難。言義曰：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

不慚，怍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公曰：告夫三子。三子曰：我禮當告君，不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馬曰：我禮當告君，不

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馬曰：孔子由君命之

此辭語。陳成至告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無道之事也。陳成子弑簡公

之而止。陳成至告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無道之事也。陳成子弑簡公

陳恆弑其君，請討之者，孔子在魯聞齊弑其君，故齋戒沐浴而朝，告於魯君。哀

公曰：齊大夫陳恆弑其君，請討之者，孔子在魯聞齊弑其君，故齋戒沐浴而朝，告於魯君。哀

孫孟從大夫孫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嘗為大夫而去

故云。從大夫孫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嘗為大夫而去

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三子告不可者，往也。往三

子所告之，三子不肯討齊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嘗為大夫而去

君命往告三子。三子不肯討齊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嘗為大夫而去

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此云復辭語之，而止。案左傳錄此事與

禮齋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云之，彼云公曰。予告季孫

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

專無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疏曰：子路問事君子

之。○正義曰：此章言事君之道。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為上，未為下。疏曰：君子

下達，○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本為上，謂利子曰：古之學者為

己。今之學者為人。孔曰：為己，履而行之。疏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之學，則履而行之是為己也。今人之學，空能為人言說之，己不能行。是為人，也。范曄云：為人者，馮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也。蘧伯玉使人

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孔曰：伯玉，蘧瑗。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

未能也。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陳曰：再言使乎者，善蘧伯玉至

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蘧瑗之德。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者？夫子指蘧伯玉也。蘧伯玉有君子之名，故孔子問其使人曰：夫子

何所云為而得此君子之名譽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也者，孔子善其使。得

自儆，省欲寡少其過，而未也者，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

其人故言使乎，所以善之者，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

伯玉乎，而使者云：未能是伯玉之心，不見欺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

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曰：不疏曰：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

言若己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也。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謀其政。曾

論語

注疏

卷十四

七 中華書局聚

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疏至子道

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者言君子之道有

三我皆不能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者此其三也仁者樂天知命內

省不疚故不憂也知者明於事故不惑勇者折衝禦侮故不懼夫謙稱我無故

能此三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子貢言夫子實有仁知及勇而謙稱我無故

曰夫子自道說也子貢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疏比方人

所謂謙尊而光也子貢方人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夫知人則哲堯舜

猶病而子貢輔比方人怒其輕易故曰賜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也王曰徒患疏子曰勉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正義曰此子曰不逆詐

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疏子曰勉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乎○正義曰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抑語辭也言

先覺人者是也○子曰○子曰○子曰○子曰○子曰○子曰○子曰○子曰○子曰○子曰

先覺者非為賢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疏包曰微

名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疏包曰疾世固陋微生至疾固也○正義曰此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者栖栖猶皇皇也微生畝

隱士之姓名也以言謂孔子曰丘呼孔子名也何為如是東西南北而栖栖皇

皇也者與無乃為佞說之事於世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之子曰驥不稱其力稱

其德也鄭曰德者調良之謂疏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正義曰此章疾時尚力取

但稱其調良之德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之德恩惠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疏或曰至報德之意欲人犯而不校故問孔子曰以恩德報讎怨何如子

曰何以報德者孔子答言若報怨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法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

讎怨以恩德報德也注德恩惠之德○正義曰謂德加於彼彼荷子曰莫我

其恩故謂荷恩為德左傳云然則德我乎又曰王德狄人皆是也

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言何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曰

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下學而上達事孔曰下學命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

己知疏子曰至天乎○正義曰此章孔子自明其志也子曰莫我知也夫者言無

亦己非人曰不怨天不尤人者尤非也孔子言己不用於世而否泰故用有行藏

是以不怨天尤人也易乾卦文言文也合其德者謂覆載也引之者以證天地合

子者以夫子聖人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曰愬。譖也伯子服景伯以告魯大

夫告服何忌曰夫子固有惑志孔曰季孫信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

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